

廣州話審音工作的進展

詹伯慧

暨南大學中文系

廣州話審音委員會為加速廣州話審音工作的進度，爭取在 1994 年內基本完成對各主要粵語辭書中音註有別字的讀音審訂工作，繼今年 3 月在深圳舉行的審音工作會議（見本刊第 30 期報導）之後，7 月 8 日至 11 日又在深圳貝嶺居賓館舉行審音工作會議。是次會議由香港中國語文學會安子介基金會贊助，由詹伯慧主持會議，參加的委員有單周堯、何國祥、胡培周、鄧景濱、李如龍、羅偉豪、余偉文、陳慧善、王健倫、何科根、陳曉錦、范小靜、邵宜、姜波共十五人。會議期間，與會同仁閱讀了本刊第 30 期中有關粵語審音、粵語研究的文章，回顧了前段時間粵語審音工作進展的情況，對未來的工作取得了一些共識。

此次會議在審訂了平聲部分的粵語異讀音後，還總結經驗，對委員會下一步的審音工作作了兩項決定：一、將尚未審訂的異讀字音用分工負責的方式先交給各位委員作認真的研究，提出初審的建議讀音，並附上例證以及定音的理由，印發全體委員和編輯組成員，為下次審音會議事先作好準備，這一工作計劃在 1994 年 10 月底以前完成。二、今年內再舉行一次審音工作會議，由澳門中國語文學會負責籌辦，時間定在 11 月中下旬，內容除繼續審訂未審的異讀字音外，並開始磋商有關編纂廣州話正音字典的具體事宜。

下面就近期在廣州話審音工作會議中議及的一些問題略作介紹：

一、粵語是漢語的一種方言，普通話是漢民族的共同語，在審訂、確定粵語的字音時，無疑應該參考普通話的讀音；特別是普通話審音委員會多年來審訂、規範異讀字音的原則和做法，更值得我們認真借鑑。但是，粵語畢竟是一種有獨特個性的漢語方言，粵語音讀的抉擇，主要依據還只能是粵語本身的讀音實際而不是普通話的讀音實際。按普通話的音讀來折合粵語的讀音，並不一定都能準確反映粵語的客觀實際，也不一定能夠為說粵語的人所接受。只有一種情況，普通話讀音對廣州話的讀音事實上已產生明顯的影響，即某一個漢字在粵語中的現實讀音分明是按照普通話讀音類推出來而又已經在社會上廣為流行，並無其他來源的讀音足以與之抗衡時，這個粵音就只好給予承認，給予肯定了。例如「抓」字，按粵音的規律無疑應讀 dzau²，但時下不少

人讀爲 dza¹，我們自然不能無視語言生活中這一現實狀況，因此，我們明知這個 dza¹ 音是受普通話影響的音，但也只能考慮它和 dzau² 音同時保留。至於粵語中某些字，按古音折合的讀音跟普通話按古今音折合的讀音有所不同，自有各種不同原因，那就千萬不可隨便放棄粵語中已通行的讀音而去改訂另一個能與普通話讀音相對應的讀音。例如「眶」字普通話讀爲去聲 kuàng，按古音折合應屬於例外，現時粵語讀爲陰平調的 hɔŋ¹ 或 kwɔŋ¹，倒是符合古今音折合的實際，這就不必考慮把陰平調改定爲去聲調了。又如普通話中「綱」、「鋼」同音，都唸陰平調 gang，但粵語中「綱」、「鋼」明顯不同聲調，誰也不會把「鋼鐵」的「鋼」讀成陰平調 gɔŋ¹，而只有讀陰去調 gɔŋ³ 的，這也就不必計較這個 gɔŋ³ 是否符合古今音折合規律，而應該面對現實，保留去聲的讀法。倘若強行向普通話靠攏，把「鋼」讀同「綱」，豈不是成了人造語言，哪能爲說粵語的人所接受呢？

二、審訂粵語的字音，既要考慮語音發展、語音結構的規律性，更要考慮語言應用的通用性。所謂通用性的讀音，指的是已經深入人心，家喻戶曉地刻在粵語使用者腦海裏的讀音。對於這類通用性讀音，無疑只能加以重視，不能加以迴避。通用性讀音有時會跟規律性的要求產生一點矛盾，這時我們首先要尊重通用性的讀音，首先要將通用性的讀音放在優先地位來考慮，例如前面舉過的「鋼」字，讀陰平調，就是一個從通用性來講不容商量的例子。又如「嬌嗔」的「嗔」字，按反切折合粵音應是送氣的 tsen¹，但通常一般人都讀 dzɛn¹，聲母變成不送氣的 dz，面對這一現實，我們就得考慮是不是還要拘泥於規律性而把「嗔」字訂爲 tsɛn¹ 了。

三、審訂粵語字音，宜貫徹同義異讀盡量簡化的原則。對於那些同屬一個義項的字，訂音時宜避免複雜化。一些常用字而有不同讀音的最好能夠「定於一」，如時間的「間」，「援助」的「援」，都是很常用的字，須臾不能離開字音的語文老師和電視臺電臺的播音員，特別希望早日規範下來，不要老是猶疑不決，應該果斷一點，擇優而從。另一方面，也不排除某些同義而又確實有保留兩讀必要的詞(語)，這就要經過認真討論，最後由委員以多數的意見來定奪。至於那些異義異讀的現象，異讀本身就是合理的，問題在於有的異義異讀數目太多，不能不有所取捨。當然，音隨義轉的原則是非考慮不可的，對於不能隨便合併的字音，該留的還得讓它留下來。在留下不同的讀音後，對於哪一個音管轄著哪些意義，也還必須有明確的交代，決不能含糊了事。審音委員正是要在這些方向充分發揮作用，例如現在某些古疑母字今粵音讀爲 ŋ 聲母的，在港澳青年中乃至在廣州的青年中，往往有捨棄 ŋ 聲母的傾向。究竟應該如何定奪呢？審音委員面對這種可加 ŋ 可不加 ŋ 的兩可局面，最近就果斷地定下一條處理原則：凡屬陰調類的字一律不加 ŋ，凡屬陽調類的字，一律加 ŋ。按這個原則辦事，一大批帶 ŋ 的字音就可以各就各位，不致沒有準則了。例如「歐洲」的「歐」，屬於陰平調，就可以不加 ŋ，定爲 eu¹ 音；「俄國」的「俄」屬於陽平調，應該加 ŋ，定爲

ŋo⁴ 音。

四、對於需保留幾個又讀音的字，在列出又讀音時，第一必須分別附上例證，以表明這個讀音使用的場合；第二必須講究又讀音排列的順序。通常排在前面的音應是使用頻率最高的，或是審音委員會提倡的讀音。有的又讀音反映讀書音和口語音的不同，哪個在先，哪個在後，可在字(辭)典的凡例中作說明，按照一定的體例來安排。

五、審訂現代廣州話的音讀既然是以今音為基礎，對於某些通行的讀音，儘管不合古音反切，甚至可能是錯讀的，只要社會上確已普遍使用，即所謂已經「積非成是」的，我們也就不好硬加摒棄，不妨仍作為俗讀處理，例如「恪」字，不少人讀 lɔk⁹，明明不合反切，但積非成是，也就難以糾正了。我們審音的權威性來源於嚴謹的科學性，但今音的實際偶有偏離科學性而又能夠「約定俗成」的，我們恐怕也就不能過分拘泥了。

六、對於一些不常用的生僻字，在審訂字音時，最好先查一查《漢語大字典》，因為這部字典收字最多，一般生僻字都會收錄。同時，該字典每個字目下列出的音項和義項也比較齊全。我們先了解一下《漢語大字典》為這個生僻字訂了多少個音，這些音是同義異讀還是異義異讀，把情況弄清楚了，然後再按照古音反切斟酌折合，決定一個(或多個)符合實際，能體現科學性的粵語讀音，這樣審訂下來的字音，也就應該是無可非議的了。